

醫門法律

卷之二

中華內諸方

尺脈遲滯沉細寒在下焦

溫經散寒其人可愈

比類金匱胸腹寒痛十七則

寒痛多見於身之前以身之背爲陽身之前爲陰也而身之前又多見於腹以胸爲陰之陽腹爲陰之陰也仲景論心胸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二三論腰腹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七八亦可煥然明矣茲舉內經金匱之奧相與繹之

經曰真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爲神明之藏重重包裹百骸衛護于邪萬惡莫之敢干必自撤其藩神明不守寒邪乃得傷犯其用勝寒峻猛之劑僭

逼在所不免昌嘗思之必大劑甘草人參中少加薑附豆蔻以溫之俾邪去而藥亦不存迺足貴耳若無大力者監之其敢以暴易暴乎

鍼經云足太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心中急痛

此以脾病四迄之邪連及於心其勢分而差緩不若真心痛之卒死耳卽太陰推之足少陰厥陰客邪皆可犯心惟陽虛陰厥斯舟皆敵國矣

厥心痛乃中寒發厥而心痛寒逆心胞去真心痛一間耳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不渴氣微力弱亦主旦發夕死急以朮附湯溫之四

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宜亟溫其經諸府
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吐泄瀉其勢甚銳宜
亟溫其府至藏邪乘心而痛不可救藥者多宜亟溫其心胞
并注邪別脈經絡藏府淺深厯然乃可圖功

心痛者脈必伏以心主脈不勝其痛脈自伏也不可因其脈伏
神亂駭爲心虛而用地黃白朮補之蓋邪得溫藥則散加泥
藥卽不散不可不慎之也溫散之後可陰陽平補之

金匱論胸痺心痛之脉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以太過之陰
乘不及之陽卽胸痺心痛然總因陽虛故陰得乘之陽本親
上陽虛知邪中上焦設陰脈不弦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惟
陰脈弦故邪氣厥逆而上此與濁氣在上則嘔腹脹同一病

源也胸痺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甚者必驅其下焦厥逆之陰通胸中之陽以薤白酒或括薑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白朮人參甘草茯苓杏仁橘皮擇用對病三四味卽成一方不但苦寒不入卽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所以不得預也甚者則用附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發明三方於左臨病之工宜取則焉

金匱又錯出一證云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嚦不嚦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此卽胸痺一門之證故用方亦與胸痺無別必編者之差誤今併論於此蓋陽受氣於胸陰乘陽位阻其陽氣布息呼吸往來之道若喘若嘔若嚦

實又不然但覺憒亂無可奈何故用半夏生薑之辛溫以燥飲散寒患斯愈也緣陰氣上逆必與胸中之飲結爲一家兩解其邪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而胸際始曠也其用橘皮生薑及加竹茹人參皆此例也

發明金匱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用烏頭赤石脂丸○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乃陰寒之氣厥逆而上千者橫格於胸背經脉之間牽連痛楚亂其氣血紊其疆界此而用氣分諸藥則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溫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而卽於溫藥隊中取用乾薑之泥赤石脂之澀以填塞厥氣所橫衝之新隧俾胸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此煉石補天之精

義也今人知有溫氣補氣行氣散氣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氣攻衝之竇令胸背陰陽二氣並行不悖者哉

發明金匱胸痺緩急用薏苡仁附子散

胸中與太空相似天日照臨之所而膻中之宗氣又賴以包裹一身之氣者也今胸中之陽痺而不舒其經脉所過非緩卽急失其常度總因陽氣不運故致然也用薏苡仁以舒其經脉用附子以復其胸中之陽則宗氣大轉陰濁不留胸際曠若太空所謂化日舒長曾何緩急之有哉

發明金匱九痛丸

仲景於胸痺證後附九痛丸治九種心痛以其久着之邪不同暴病故藥則加峻而湯改爲丸取緩攻不取急蕩也九種

心痛乃久客之劇證卽腎水乘心腳氣攻心之別名也痛久
血瘀陰邪團結溫散藥中加生狼牙巴豆吳茱萸驅之使從
陰竅而出以其邪劇胸中結成堅壘非搗其巢邪終不去耳
合三方以觀仲景用意之微而腎中之真陽有之則生無之
則死其所重不可識耶

金匱云趺陽脉微弦法當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
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趺陽脾胃之脉而見微弦爲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
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轉攻而上決無輕散
之理蓋陰邪既聚不溫必不散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
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胠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

虛寒之氣從下而上繇腹而胠纔見一斑亟以溫藥服之俾陰氣仍從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

仲景所謂此虛寒自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包舉陰病證治了無剩義蓋虛寒從下上正地氣加天之始用溫則上者下聚者散直捷痛快一言而終故卒病論雖亡其可意會者未嘗不宛在也

金匱云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

裏虛下利卽當溫補藏氣防其竭絕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瘧黃乃中州土敗之象躁而不渴乃陰盛陽微之象胸中寒實乃堅冰凝沴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時卽極力溫之無能濟矣蓋堅在胸而瑕在腹堅處拒藥不納勢必轉趨其瑕而奔迫無度徒促其藏氣之絕耳孰謂虛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漓陰寒未實蚤爲溫之也乎

發明金匱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用附子粳米湯
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徹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尙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補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

發明金匱腹痛脉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緊則不欲食
邪正相搏卽爲寒疝寒疝繞腹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
脉沉弦者用大烏頭煎

繇內經心疝之名推之凡腹中結痛之處皆可言疝不獨羈
丸間爲疝矣然寒疝繞腹痛其脉陽弦陰緊陽弦故衛氣不行
而惡寒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邪卽胃中之陰邪正卽
胃中之陽氣也蓋胃中水穀之精氣與水穀之悍氣皆正氣
也今寒入營中與衛相搏則營卽爲邪衛卽爲正矣繞臍腹
痛自汗出手足厥冷陽微陰盛其候危矣故用烏頭之溫合
蜜之甘入胃以建其中俾衛中陽旺營中之邪自不能留亦
不使虛寒自下上之微旨也

比類金匱虛寒下利六則

內經曰下利發熱者死此論其常也仲景曰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此論其暴也蓋暴病有陽則生無陽則死故虛寒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或其人臟中真陽未漓或得溫補藥後其陽隨返皆是美徵此但可收拾其陽協和其陰若慮其發熱反如常法行清解之藥鮮有不殺人者矣

仲景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溫若脉不還反微死者啼死手之三陽起於手足之三陽起於足故手足爲諸陽之本而

脈又爲血氣之先平人氣動其息血充其形出陽入陰互爲其根若陰寒極盛則陽氣不布於經脈五液不行聚而下利其脈則無其手足則冷去生遠矣此時藥不能及姑灸之以

艾試其人之陽氣猶存否若微陽未絕得艾氣接引重布經脈手足轉溫隨用溫經回陽藥以繼之若無根之陽反從艾火逆奔爲喘則陽從上脫不復返矣吁嗟萬物觸陽舒之煖而生觸陰慘之寒而殺世人賤賊其陽猶或諉爲不知醫操活人之術乃賤賊夫人之陽以促人之亡者豈亦諉之不知耶仲景又曰下利有微熱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上條昌會仲景意云灸後手足轉溫隨用溫經回陽藥以繼之今觀此條不藥自愈之證其奧妙愈推愈廣蓋重綿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爲未止脉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之文而致其精耳彼脉微弱而數利欲自止但得不死耳病未除也此獨言脉弱乃陰退陽復在表作微熱在裏作微渴表裏

之間微有不和不治自愈治之必反不愈矣仲景凡喫緊叮嚨處俱金鍼未度今僭明之蓋外感證在表則發熱在裏則作渴不但微熱不可盡去卽作渴亦有不同如少陰病五六日自利而渴其小便白者則不爲裏熱而爲腎虛引水自救設以裏熱之渴治之寧不殺人乎昌故會仲景意云不治自愈治之心反不愈謂夫慮周千變之醫世難輕覩耳

仲景又云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圊膿血以有熱故也

此一條病機不但治傷寒病爲扼要卽治陰病最宜消息蓋下利而本之陽虛陰盛及至脈數而渴是始焉陰病今則陽復矣故自愈也設不愈則不但陽復必其陽轉勝夫陰而圊

膿血也五運六氣有勝必有復內經謂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可見復則必有過甚之害矣夫既復矣而更贊之欲何求耶治陰病者其陽已復而重贊之蠹不亢而有悔哉

仲景又云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太陽陽明併病面色緣緣正赤者爲陽氣拂鬱在表宜解其表比之下利脈沉遲而面見少赤身見微熱乃陰寒格其陽於外則身微熱格陽於上則面少赤仲景以爲下虛者謂下無其陽而反在外在上故云虛也虛陽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陽尙有根或服溫藥以勝陰助陽陽得復返而與陰爭差可恃以無恐蓋陽返雖陰不能格然陰尙盛亦未

肯降必鬱冒少頃然後陽勝而陰出爲汗陰出爲汗邪從外
解自不下利矣鬱冒汗出儼有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象陽
入陰出從危轉安其機之可畏尙若此誰謂陰邪可聽其盛
耶

仲景又云下利後脉絕手足厥冷眸然脉還手足溫者生脉不
還者死

脉絕不惟無其陽亦無其陰陽氣破散豈得陰氣不消亡乎
眸時還乃脉之伏者復出耳脉豈有一息之不續也乎仲景
用灸法正所以通陽氣而觀其脉之絕與伏耳故其方卽名
通脈四逆湯服後利止而脉仍不出是藥已大應其非脉絕
可知又加人參以補其亡血斯脉自出矣成法具在宜究心

焉

中寒門諸方列於左

附薑白通湯 治卒暴中寒厥逆嘔吐瀉利色清氣冷肌膚

凜慄無汗盛陰沒陽之證

附子炮去皮乾薑炮各五錢葱白

五莖取汁大者半枚
猪胆

右用水三大盞煎附薑二味至一盞入葱汁并猪胆汁和勻溫服再用葱一大握以帶繫束切去兩頭留白寸許以一面熨熱安臍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葱白上面取其熱氣從臍入腹甚者連熨二三餅又甚者再用艾炷灸關元氣海各二三十壯內外協攻務在一時之內令得陰散陽回身溫不冷次用第三方